

浪

清

蹟

梁章鉅撰

續

譚

上

進步書
局校印

新子部
船

PDC

浪蹟續談卷一目錄

靈巖山館

獅子林

繡谷

瞿園

息園

孫春陽

淮鹽情形

梁封翁

天目山

機神廟

玉皇山

五百羅漢堂

天竺大士下山

表忠觀碑

徐處士

小有天園

雷峰塔

保俶塔

大佛殿

理安寺

秋濤宮

潛園

蘇小小墓

長豐山館

案牘文字

功令

令甲

公文

文書

照得

須至

伏惟

施行

甘結

遵依

移

關

准

仰

白

稟

申

詳

吊

具

枉法

處分

註誤

發覺

辭訟

告示

卹報

花押

舞文弄法

先斬後奏

謾上不謾下

刁風

六曹

門子

八字例

戒石碑

浪蹟續談卷一

靈巖山館

清 福州梁章鉅撰

過蘇州時。有客約余游靈巖山館。余以前游未暢。且欲考悉其顛末。因欣然拏舟前往。歷覽久之。蓋不過相隔十餘年。而門庭已大非昔比矣。按山館即在靈巖山之陽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間。畢秋帆先生所購築。營造之工。亭臺之侈。凡四五年而始竣。計購值及工費不下十萬金。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將扁額懸挂。其頭門曰靈巖山館。聯云。花草舊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畫障。卧游終古定何年。皆先生自書。而語意悽惋。識者已慮其不能歌哭于斯矣。二門扁曰鍾秀靈峰。乃阿文成公書。聯云。蓮障千重。此日已成雲出岫。松風十里。他年應待鶴歸巢。自此蟠曲而上。至御書樓。皆長松夾路。有一門甚宏敞。上題麗燭層霄四大字。是嵇文恭公書。憶昔游時。是處樓上有楠木樹一具中奉御筆扁額福字。及所賜書籍字畫法帖諸件。今俱無之。樓下刻紀恩詩及謝恩各疏稿。凡八石。由樓後折而東。有九曲廊。過廊為張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小亭。曰澄懷觀道。左有三楹。曰畫船雲壑。三面石

壁一削千仞。其上即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冽。游魚出沒可數。中一聯云。香水濯雲根。奇石慣延探硯客。畫廊垂月地。幽花曾照浣紗人。池上有精舍。曰硯石山房。則劉文清公書也。嘉慶四年九月。忽有旨查抄。以營兆地例不入官。故此園至今無恙。至嘉慶二十一年。始為虞山蔣相國後人所得。而先生自鎮撫陝西河南山東總制兩湖計二十餘年。平泉草木終未一見。余前游詩云。靈巖亭館出烟霞。占盡中吳景物嘉。聞說主人曾不到。邱山華屋可勝嗟。蓋紀其實也。近年輯楹聯叢話。前數聯均未及採。今始錄得。將補入楹聯三話。則此游亦不虛矣。

獅子林

客有招余重游獅子林者。余笑謝之。蓋余于吳郡園林最多嫌。獅子林之逼仄殊悶人意。故前官蘇藩時。亦曾偕友往游一次。而並無片語紀之。或謂此園為倪雲林所築。則亦誤也。曾聞之石竹堂前輩云。元至正間。僧天如惟則延朱德潤趙善長倪雲林徐幼文共商疊成。而雲林為之圖。取佛書獅子座而名之耳。明時尚屬畫禪寺。國初鞠為民居。荒廢已久。乾隆二十七年。南巡莅吳。始開闢。蔓草築衛牆垣。中有獅子峰。舍暉峰。吐月峰。立雪堂。卧雲室。問梅閣。指柏軒。玉鑑池。冰壺井。修竹石。小飛

虹。大石屋諸勝。又有合抱大松五株。故又名五松園。則人所鮮知也。

繡谷

蘇州閶門內有繡谷園。余過吳門時。有以繡谷送春圖卷來售者。恐是仿本。且其值過昂。因置之。此圖嘉慶中為吾鄉葉曉屋河帥所得。後歸余同年謝椒石觀察。又後歸王竹嶼都轉。葉謝王皆余至好。往來最熟。今則不知何姓所居矣。按此宅在國初為蔣氏舊業。偶於土中掘得繡谷二大字。作八分書。遂以名其園。園中亭榭無多。而位置有法。相傳為王石谷所修。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尤西堂朱竹垞張匠門惠天牧徐徵齋蔣仙根諸名流。曾於此作送春會。王石谷楊子鶴為之圖。時沈歸愚尚書年纔二十七。居末座。乾隆二十四年。又有作後己卯送春會者。則以尚書為首座矣。先是蔣氏將售此宅。猶豫未決。卜於乩。筆判一聯云。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而不解其義。迨歸葉氏。而上語應。後葉氏轉售於謝氏。謝氏又轉售於王氏。而對語亦應。一宅之遷流。悉有定數。亦奇矣哉。

瞿園

蘇州之瞿園。即宋氏網師園故址。後歸嘉定瞿遠村。復增築之。園中結構極佳。而門外

途徑極窄。陶文毅公最所不喜。蓋其築園之初心。即藉此以避大官之輿從也。余在蘇藩任內。曾招潘吾亭。陳芝楣。吳棣華。朱蘭坡。卓海帆。謝某石在園中看芍藥。其西數十步。即沈歸愚先生舊廬。嘗約同人以詩紀之。且擬繪圖以張其事。而遷延不果作。此數君子皆老斲輪。果皆有詩。必可以傳。今則如博沙一散。不可聚矣。越十年餘。重到。為之慨然。

息園

息園即顧氏依園舊址。錢槃溪購而葺之。園中有高阜。曰妙嚴臺。相傳為梁時妙嚴公主墓。載在蘇州郡志。以為梁武帝女。按梁時公主之見於史書者。有玉姚。玉婉。玉媛。令嫺。含貞。又長城。吉安。皆有封號。不知妙嚴主為何人。惟簡文王皇后生長山公主名妙碧。則妙嚴似是簡文所生。舊志以為武帝女。恐未確矣。此臺西去數百步。今為蒲林巷。巷之西口有石馬一區。俗稱石馬鞍頭。相傳是公主墓前物。再南去為禪興寺。寺中有妙嚴公主像。戴毘盧帽。两手合十作跏趺狀。旁有宮女十人。相傳公主下嫁郡人孫暘。暘死。梁亦失國。陳高祖以前朝公主。賜十宮人以優禮。之年八十餘而卒。嘉慶中。此地濬池。得宋時古碣。是四至界牌。則當時尚有防護也。

孫春陽

京中人講求飲饌無不推蘇州孫春陽店之小菜為精品。或因余官吳門久欲知其詳者。余以所聞告之曰。孫春陽係前明人。祖居寧波萬歷中應童子試不售。遂棄舉子業。為貿遷之術。始來吳門。開一小鋪。在今吳趨坊北口。其地為唐六如讀書處。有梓樹一株。其大合抱。僅存皮骨。實舊物也。鋪中形製學州縣衙署。分為六房。曰南貨房。曰北貨房。曰海貨房。曰醃臘房。曰蜜餞房。曰蠟燭房。售者由外櫃給錢。取一小票。自往各房領貨。而總管者掌其綱。一日一小結。一月一總結。一年一大結。自明至今已二百四十餘年。子孫尚食其利。無他姓頂代者。吳門五方雜處。為東南一大都會。羣貨萃聚。何啻數萬戶。而惟孫春陽鋪為前明舊家。著聞海內。鋪中之物。歲入貢單。其店規之嚴。選製之精。合郡所未有也。國初趙吉士載入寄園書中。余澹心板橋雜記亦錄之。近時袁閻齋隨園食單。亦有其名。但皆未詳其顛末耳。

淮鹽情形

余至蘇州。同人多欲聞淮鹽情狀。蘇州向食浙鹽。於兩淮鹽務兩不關涉。以余住邗江久。宜得其詳。故多絮談及之。而不料余亦門外漢也。或問何為驗賞。余曰。此特票鹽局員所設之巧法耳。淮北票鹽之政。已行之十餘年。據言淮北額例行鹽三百一

萬五千餘引者。今行銷至六百十萬六千餘引。是溢于額銷一倍也。奏銷正雜諸款。徵銀三百餘萬兩者。今徵至一千一百十二萬兩有奇。是溢於課額又再倍也。且淮南商人認辦淮北江運入岸引鹽。原額八萬一千六百二十引。自道光十二年至二十四年。合應銷鹽一百六萬一千餘引。今止請運四十一萬九千餘引。其虛懸之課。歷係以票鹽之溢課撥補。並每年以票鹽盈餘協貼淮南銀四十餘萬兩。又代納淮南懸課銀三十餘萬兩。是票鹽之功不特再造淮北。抑且普及淮南也。所慮者設局收稅。有使多爭先之虞。望籤挂號。又有無貨空號之弊。自十八年始定為驗貨之法。令各票販將鹽價成本若干引。先行呈驗。統交分司收存。其有貨浮於鹽者。將銀登時發還。將鹽均攤折扣。每年四十六萬引。一齊開局。而請託爭競。戡然不行矣。惟是近年驗貨。必於歲暮。集舊城前。鹺政署內。以數間之廢廨。聚億萬之巨貲。數日間。民間白鏹為之一空。士民嘖有煩言。儀徵師相每至夜不能寐。和余喜雪詩。有漫藏誨盜之語。誠可寒心。去歲余在揚州度歲。目擊驗貨之舉。亦頗切杞人之憂。聞江浙之以貨至者。竟有千餘萬之多。乃知東南財力尚裕。將可憂者。又轉為可喜。故余喜雪豐韻詩云。朱提甫散祥雲至。且喜財源萬里寬。誠有慨乎其言之也。又問近聞揚

州商人有欲撼動票鹽局者。其說云何。余於鹺政未嘗涉手。而道聽塗說。亦復時為講求。曩嘗私錄為書。今則參以近時聞見。頗能言其梗概。竊謂兩淮鹽務。南北雖同一課運。而輕重懸殊。南鹽原額一百三十餘萬引。正雜捐帶共課五百餘萬兩。北鹽原額二十八萬餘引。正課三千餘兩。其行銷之地。南北犬牙相錯。南鹽課賦重於北鹽九倍。場鹽運腳經費。亦數倍於北鹽。故口岸售價貴於北鹽。而小民趨賤避貴。越境侵佔。最為便捷。此北鹽銷運愈暢。南鹽銷運愈絀之所由來也。然多銷十萬引。北鹽祇多十餘萬兩之課。多銷十萬引。南鹽即多五十萬兩之課。此則必急求南銷暢旺。方於國課有裨也。審矣。查兩湖口岸。雖有川粵潞三省鄰私侵灌。而向來銷數每年按額總有九成。極滯亦有八成。自有北票以來。則年減一年。上年實銷不過六成以外。蓋因向日隣私川有宜昌門戶。潞有襄陽隘口。粵有衡永辰常要道。一經嚴查堵緝。則淮鹽銷數即旺。今北票之侵越者。河南光固於湖北黃州府屬陸路毘連。又信陽州於湖北水路相通。並無隘卡門戶可堵。故北票越佔愈多。南綱銷數愈絀。徒致庫少雜款。商賠正項。已運之鹽堆積兩歲。未辦之引請運不前。舍其重而就其輕。此隣私之病在皮毛。北鹽之病在心腹也。皮毛之病易救。心腹之病難醫。若不及早

變通必致南鹽一敗塗地。專司北鹽者可以置身事外。統轄兩淮者未免錯置為難。況北鹽專以驗貨為巧法。而現當銀源艱滯之時。每屆冬底。農之完糧須銀。商之納稅須銀。漕務之兌運須銀。河工之購料須銀。公私之需銀方殷。而徒因驗貨之故。不論遠近。俱因此而屯聚千萬銀兩。更使銀路不通。其實不過收票稅數十萬兩。遂使國計民生處處窒礙。錢價日減。盜賊繁興。此病之尤甚者也。議者謂南綱折減以來。亦復銷運兩滯。仍有懸引七萬餘引。雖予以緩納提售。設法已盡。而口岸半為北鹽壟佔。徒多塵積。且緩納有關庫貯。提售有礙輪銷。仍於南綱課運不利。今權擬一南北通籌輕重兼顧之法。莫若於七萬餘懸引外。再於派運數內。按成酌提七萬餘引。共成十五萬引。以北票四十六萬引核成搭配。凡辦北票三千餘引者。配辦南鹽一千引。如辦此項提配數內南鹽一千引者。配辦北票三千餘引。南則無須緩納提售。於庫貯轉輸得益。北則免其驗貨出利。於北票成本有裨。北課全而南課亦全。南課清而北課亦清。庫款漸裕。而南鹽銷數亦可保守。此法似可試行一二年。俟有成效。再為定例云云。余局外人也。未敢斷其是非。姑論列之。以俟當局之採擇焉。

余在杭州偶與山舟先生之後人同席。今忘其名。蓋曜北先生之從子某也。席中盛談其家也。謂文莊公詩正之封翁少時。詣一相士。問曰。可得一第乎。答曰。不僅是。可更向上。曰。得翰林乎。曰。可更向上。曰。然則京堂以上乎。答如前。曰。然則作相乎。曰。真者不能。假者可致。同人曰。益協辦耳。後以明經學博老。而以文莊貴。封大學士。時席間有不甚信其事者。余曰。此已載茶餘客話。可勿疑也。或曰。果有此事。則古今天下應無兩矣。余曰。今天下實無第二人。而古人事恰有似此者。唐李固幽閑鼓吹。載苗晉卿落第。遇一老父。能知未來事。問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苗更問曰。某困於窮變。然愛一郡可得乎。曰。更向上。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怒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曰。真者即不得。假者即得。苗以為怪誕。後果為將相。及德宗升遐。苗以冢宰居攝三日。古今事之相類。有如此者。

天目山

杭州權使明惇甫。精堪輿之學。余於丙午春暮至杭州。值君將灰代去。而城中同官留其相度形勢。因遷延數日。方得與余把晤。憶昔惇甫權浙闕時。值余為蘇撫。時吳中被水。關稅絀甚。惇甫不勝焦急。余蒞任之次日。即為奏免外來米稅。而關政頓

紆惇甫甚德余因訂為莫逆交而余旋以病告歸此次得再晤於杭州實出意外惇甫喜與余談浙中山水起伏向背之形勢余告以來龍係天目山惇甫知之而無由履其地因問君何以知之余告以乾隆末我已登天目山巔彼時匆匆一上不暇暢覽迄今踰五十年則盡忘之矣然不可謂非平生一壯游也乾隆乙卯余以公車過浙時亡友曾禹門奮春即少坡太史之嗣父方宰臨安留余署中兩月值天大旱牲璧四出不應

縣民因請官步禱天目山謂此事數十年不舉如果虔誠齋禱斷無不靈禹門從之而拉余同往余正有浪游之興先一日余亦齋食甫交四鼓即坐竹兜隨禹門出城西行三十餘里天已大明邑民請官步禱余亦隨之禹門手拄香前行悉撤傘蓋不用左右有五六人推挽之余亦有四人相掖又十餘里至山頂大寺忘其名禹門跪拜默祝禮竣寺僧供素飯畢即下山余稍徙倚寺門一老僧語余曰此山高三千九百丈道書所稱三十四洞天此間即天目最高處昔人所謂北望震澤南臨嚴灘東瞰錢塘西眺宣歙千餘里間可指顧得也余方欲與之細談而從者以山下已起黑雲促即下山甫及前降輿處遂大雨如注歡聲若雷蓋是日同上山者不下千餘人同聲齊呼曾青天余亦為之神旺忘却登陟之勞泥淖之險下山勢易日暮甫偏西

而已入城矣。是日先以步行赤日中。歸途又坐小肩輿。衝雨而行。忽熱忽涼。翌日而
瘡直至歸福州後。始漸痊可。故無暇以一文一詩紀之。因惇甫之詢。聊短述如此。

機神廟

恭兒觀政浙中。甫到數日。即奉憲委詣機神廟行香。問以機神儀狀。但稱目本短視。
無由瞻仰神像。惟照贊禮生所唱行三跪九叩首禮而已。因繙杭州府志云。機神廟
在城東北隅。褚河南裔孫諱載者。得機杼之巧於廣陵。而歸教其里中。於是杭之機
杼。甲於天下。宋至道元年。始於杭置織務。至今勿改。今派卽即管浙江織造。杭人立
卽此然則其來已久矣。

祠祀之。又推原其始為機杼者。復立機神廟。神之緣起。引淮南子高注。以為黃帝之
臣伯余也。又讀錢梅溪履園雜記云。機杼之盛。莫過於蘇杭。皆有機神廟。蘇州之機
神奉張平子。不知其由。廟在祥符寺巷。杭州之機神奉褚河南。廟在張御史巷。相傳
河南子某者。遷居錢塘。始教民織染。至今父子並祀。奉為機神。並有褚姓者為奉祀
生。即居廟右。然則合二書觀之。其為褚河南父子信矣。卽以為伯余亦係黃帝之臣
子。又何以用三跪九叩首之隆儀乎。

按唐書百官志。七月初七日。織染署祭杼。想是以織女星為機神。然星辰係中祀。

即織女星亦不應三跪九叩也。杭州拜廟儀節多不可解。即如火帝廟。他省皆三跪九叩首。而杭州獨用二跪六叩首。夫火帝即祝融。既尊之為帝。能無用帝者之儀乎。

玉皇山

祭機神廟之後一月。又奉委到玉皇山行香。恭祀不知玉皇山原委。請余考之。余謂玉皇山即是育王山。大清一統志言育王山。即龍山峯之最高者。有登雲臺。乃錢氏郊天之所。宋園丘亦在焉。俗稱鍋子山。壁立尖聳。特異諸山。其前有龜山。亦宋郊壇也。嶺有玉皇廟。故稱玉皇山。亦曰育王山。杭州府志云。龍山者錢氏郊天之所。釋老之談。或云阿育王。或云玉皇。皆祀天遺意也。今廟外設七星缸。滿貯水其中。蓋地據一城最高處。以水制火。亦厭勝之義耳。

五百羅漢堂

杭州城內外梵宇以百數。惟西湖之淨慈靈隱兩寺。有五百羅漢堂。金姿寶相。奕奕欲生。環楹回旋狀如田字。故俗亦呼為田字殿。聞其像皆出一僧手塑。而殊容異態。無一雷同。記得劉一清錢塘遺事云。淨慈羅漢堂內第四百四十二位阿濕毗尊者。

獨設一龕用黃羅幕之。偃蹇便腹。覲人而笑。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今無此龕。則閱時又各有興替矣。世傳羅漢皆海賊現身。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殊未核也。按涅槃經義言有五百商人採寶出海。值盜攘去。並剗其目。商日夜號痛。欲向無所。或告之曰。靈鷲佛氏能救汝。若與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舍。至大林精舍。佛氏為說法。各證阿羅漢果。大論言阿羅名賊。漢名破。一切煩惱。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人供養。又一說云。阿名不羅。漢名生。後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羅漢。或云阿毘。或云應真。則皆無生之義也。凡婦女之游寺者。必入此堂。因相傳有數羅漢之說。就所到處指定一尊。按本身年紀。數至某尊。視其標題之佛號。以為終身之斷。然佛號義多奧難。每不可以理會。故有驗有不驗。余初出山時。亦曾到淨慈。默數一遍。遇如意雜尊者像。其義即不可解。然今回憶中外揚歷數十年。一路坦途。不能不謂之如意。而所歷宦境。亦不可謂之不雜。斷章取義。似亦可通。去年重游。又默數一遍。遇增福壽尊者像。則恰合大海收帆境界矣。

天竺大士下山

杭州祈雨。以迎請天竺觀音大士下山為極致。相傳入城時。雖極晴明之天。亦必有